

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哲学问题

On Philosophical Issu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北京 100094)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飞跃

自从 7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问题。80 年代开始直至 90 年代,尤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也已成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思潮已经由哲学、环境、农业、资源、经济、社会诸方面专家学者所研究的课题发展到国家乃至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在西方,可持续发展已经演化成了国家领导人竞选承诺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在国际关系中,可持续发展也常常被作为多边及双边关系中的砝码,从而使这一人类发展的美好愿望也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武器。尽管如此,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厚待,自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原因。可持续发展就如同工业革命的兴起一样,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对自然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一次飞跃。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当工业革命开始时,几乎所有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都无法抗衡机械革命的冲击。当今,几乎所有被认为有损于可持续发展的工业部门如农药、化工等均都在向所谓的“生态”或“绿色”部门转化。国家或国际发展政策及计划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主体目标之一。这也说明了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只是一种思潮或运动,而是人类认识论和实践的革命。目前,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之下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流派”。第一种是所谓的绿色主义或“生态主义”,即以反现代化、反技术为其方针和口号,具有典型的“反科学主义”特征。第二类是仍然相信人类能够通过自身创造力,即技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流派的基础仍然是现代化理论及“技术万能论”。第三种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理论,这一“流派”的观点是不主张“技术万能论”,而主张有选择地采用技术,同时又反对极端生态主义。不管何种“流派”,至少各方都从表面上接受人类应创造出一个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虽然从现象上看,似乎只是环境学

家、发展学家、生态学家、农学家、资源管理学家们比较多地讨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思路的形成与发展一直受到自然哲学思潮的影响。本文将在下面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探讨一下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启蒙主义到科学主义 ——可持续发展的根源?

今天,一般人很难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启蒙主义相联系。实际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广泛争议的不可持续性的要素,就不难看出现代技术体系是形成几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现代技术体系体现在“现代”及“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统治作用以及“技术”作为首要的或第一生产力对社会的主体推动作用。而现代技术体系恰恰来源于启蒙运动的发展。人文主义思潮及启蒙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与自然和神的关系,解除了压迫人性发展的神学要素,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自然哲学观。启蒙主义不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同时还倡导人的创造力以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动性。科学和技术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正是在启蒙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科学作为一种认识论逐渐取得了人类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科学哲学的主导社会化即成了所谓的“科学主义”。西方哲学家很早就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反思。赫克海曼科柯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就已明确地提出了启蒙精神所倡导的征服自然的动力往往可以转为其目标的对立面。这意味着对这种改造自然能力的迷信取代了对神的迷信。作者在《有关科学研究的道德问题》一文也曾提到了同样的问题。科学又包括科学理性和技术模式两部分内容,强调科学理性和技术模式至上,科学主义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同时强调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对其他一切思维方式的取代。科学主义所内含的科学,系指自然科学而且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最初的科学主义主要还仅涵括知识论与方法领域,其后逐渐演化至含

义广泛的科学领域。概括地说,在传统社会中,人受制于自然,受控于神;在现代社会中,人可以改造自然。而改造自然的过程,人们应遵循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笛卡尔式的认识论的发展。与科学主义并行的还有所谓的“技术主义”、“工业主义”等现代意识形态观。哲学家们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把这些等同于现代主义(modernity),而现代主义则恰恰构造了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这两者的统一形成了现代主义理论在实践领域的主导,现代主义的“实践化”的产物正是近代的工业革命及现代化理论。几乎无人否定正是由于西方的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才造成今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扼要地重新思考一下启蒙主义、科学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呢?

实证主义、还原主义与可持续发展

实证主义与还原主义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主体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实证主义主张科学至上,科学就是知识,科学的经验与理性是衡量知识的唯一标准,而同时自然科学的语言与方法是唯一追求知识的手段。还原主义(或称简化主义)是与实证主义共生的科学主义方法论,还原主义的发展得益于经验主义、认识论以及机械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专业分工、部门分工就来源于还原主义。毫无疑问,分工化的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却极大地削弱了社会整体的功能。在实践领域要求“多学科协调”、“交叉学科”,多部门综合协作正是人们在高度分工化以后对还原主义负面作用的一种反思。由于“科学”无法直接认识“存在的现实整体”,因而科学的方法就把整体分裂成各种不同的组成单元,然后回过头来再把不同的组成单元组合成整体。还原主义的机械方法论在寻求社会、生物体等领域的规律时已经遇到了挑战。核心的问题是现代实证主义科学尚无法掌握动态、有机联系的整体规律。因而探索用整体的理论与方法去认识世界的思潮在 7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这些思潮产生的背景就是人类对现代技术产生负面效应的反思。事实上,现代理论与现代技术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广泛地加以批判。这是因为现代化思维方式和现代技术体系已经发展到了其消极作用足以威胁人类生存基础的地步。“整体发展观”(holistic)和“新的学习进程”(new learning process)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整体发展观”认为要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须对资源进行“整体”管理即所谓的“整体资源管理”(holistic resource management);而要想对资源进行整体管理,就必须采用新的认识自然的方式也就是“新的学习模式”。与此同时以否定

还原主义为特征的探索还表现在其他的学科领域,如系统论、生态主义、农学(病虫害综合防治、植物营养综合管理、土地资源综合管理、乡土知识系统等等)。所有这些探索大致在以下几方面不同于实证科学。(1)可持续发展不是一套技术,而是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2)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没有统一的答案,所有的当事人均有着同等的地位,而非“科学”一家之言;(3)经验与理性无法面对总是处于不确定状态以及变化中的问题;(4)所有发展中的角色都应不断地了解变化中的世界,而且应该运用不同的知识来理解世界;(5)对世界的认识不是只有一种认识论,参与式是系统理解世界的基本要素。同时,许多发展学家并不完全拒绝实证主义的作用。他们认为当某一系统的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同时各种问题可以很好地加以识别时,实证主义方式仍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面对人类生存中的不可持续性的现实,按照传统方式的还原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无法达到可持续性的未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思潮基本上代表着对几个世纪以来处于统治地位的实证科学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实证科学的完全否定,而是对继续主张用实证主义引导未来的一种质疑。因为可持续发展要求“整体发展观”,而“整体发展观”又要创立“整体科学”框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原主义是无法解决未来问题的。

反科学主义思潮与可持续发展

前面已对科学主义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中可以发现各种反科学主义的流派对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哲学家把反科学主义思潮分为相对主义、人文主义、传统主义和绿色主义四大部分。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在他的《经验主义的问题》、《反对方法》中对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做了彻底的批判。他强调知识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与此同时胡塞尔则在不敌视科学的前提下反思科学主义问题。他认为科学理性和经验研究方法不能获得非时间性的绝对可靠的知识,这一观点对西方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有着深刻影响。西方的一些现代可持续发展学家几乎都认为常规科学知识只具有相对的作用,而乡土的知识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他们强调所谓“新的知识学习途径”,强调外部角色对认识自然、农村存在的有限性。例如在国际农村发展的实践中提出的“让农民在第一位”、“超越农民第一”、“新的专业主义”等等。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基础之上,对现代技术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实际上并不在具体的“技术”方面,而在于人与技术的哲学关系上。在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对

(下转第 18 页)

几乎随处可见,有的地段沙丘长达数里,已然直逼到拉萨城边,只是尚未连成片而已。就在拉萨城边不到五公里处我们仍然看到成堆的沙丘,景况触人心目。沿途令人稍感欣慰的是我们在桑日至贡嘎的途中看到了绵延百里的雅鲁藏布江人工防护林区,这说明沙荒现象已引起了当地有关方面的注意。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想到仅靠这片尚未形成的绿色林带和缓慢的人工林建设根本不可能阻挡住渐连成片的沙漠化危机,看来,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不要再破坏或少砍伐些现有的原始森林。

在行车途中小歇处,笔者多次探询当地人。了解到本世纪初,这里还有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三四十年来这里的森林渐被砍伐,加上藏南地区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的荒漠化日益严重等问题,60年代末期这里开始出现沙化迹象,以后逐年增多,近些年则加速了扩大成片的趋势。这里,笔者不敢以一次见闻,就妄下结论,但是,公路两侧随处可见的荒山秃岭和成堆的沙丘及沙进人退后留下的残垣却是赫然在目的事实(详见本期封三彩照)。从现场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大片大片的沙堆正悄然吞噬着这块绿色的土地。

笔者回京后查看过有关资料,流经藏东南地区的“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周围已有沙漠化土地 279.1 万亩,相当于该地区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沙漠化危害已波及拉萨、日喀则和山南地区的 18 个县、市、区,225 个乡镇,78 万人口,约占全自治区人口 1/3。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藏东南地区沙漠化现象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重要特点是:沙漠化并非发生在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江河谷地。这里集中了全自治区近 60% 的人口,是西藏最重要的农业区。这里每年因风沙化而弃耕近 4 万亩,加上由于风蚀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产量降低,每年损失人民币约 2 760 万元。这可能正是我们所不愿见到的实质性后果。

这次绿色营活动中所见的藏东南地区原始森林砍伐情况和沙荒景象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让人难以平静。藏东南地区沙漠化现象如不能及时制止,可能酿成严重后果,不但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量和东南季风的强度,而且也将使西藏本世纪末重点开发“一江两河”地区的目标难以实现;甚至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 20 亿元的开发成果,最终将被沙漠化发展所抵销。希望我们这次的所见所闻和现场记采的一组照片能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进而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好藏东南地区的高山草甸,保护好这里的原始森林,在这块本不该出现荒漠化的边陲宝地上阻止沙漠化进一步发展。

照片说明

封底照片是营员们在雅鲁藏布江畔附近靠近山南公路五公里处的森林腹地拍摄到的。据了解,目前那里的林业工人还是以砍伐为主、造林为辅。如能在政策上让林业工人享受到造林为主、砍伐为辅的好处,将对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幅图中,几十年的参天大树,在滥砍乱伐中倒下。伐木工们推走的树木,可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财富。但短暂的富有之后,会留下什么?几十年后,这里将是飞沙满天的荒漠!他们的身后,留下的是一片不忍再看的土地。(此组照片为北师大博士生张立摄)

封三照片是营员们在山南公路的汽车上随机拍摄的。

图 1. 山南公路加查境内的沙堆。

图 2. 山南公路附近过度放牧后的草原荒漠化景象,再过几年,这些羊还能吃到什么?

图 3. 这不是藏北无人区,而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山南公路附近沙进人退后留下的破壁残垣和山南公路沿线的成片沙丘。

图 4. 这张照片与大西北风沙漫天的沙漠何其相似!但这是在拉萨城郊公路边。

(以上的图 1、4 是北师大郎燕同学拍摄,图 2 是北京大学封云飞同学拍摄,图 3 为笔者拍摄)

(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 4 页)

现代工业技术社会的全面批判。该学派在哲学上全面否定实证主义,在社会学上反思现代主义,他们通过对工业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相互联系,对现代社会的结构进行了深刻反思,引伸出对资源无限制的利用开发与人自身精神文化分离的异化过程。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反思直接影响了 60 年代的西方反文化运动和绿色主义思潮。而绿色主义思潮以生态主义的方式进入专业和政治领域。生态主义完全否定通过技术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认为经济增长存在着极限。这一观点正式地反映在《增长的极限》

一书中。生态主义者推崇舒马赫的“中间技术”方案,主张具有人性的技术,同时许多发展社会学家、可持续发展学家则接受生态主义的主张,倡导用乡土技术替代现代技术,用低投入、少投入,甚至不投入的农作措施替代现代农业技术,从而在国际上形成了影响巨大的有机绿色运动。从上述三个方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反科学主义对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根源。那么是不是反科学主义所倡导的哲学现状一定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思考呢?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国内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王宏章)